

■当代生活

“油腻”男人的钥匙

○应红枫

有一天早上醒来,竟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升级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年“油腻”男人。中年男人前面为什么要加“油腻”两个字呢?没有细究过。油腻就油腻吧,可能因为人到中年多少有点发福,皮下脂肪比“小鲜肉”厚了一层的缘故。

中年男人,其实就像季节的秋天,我们已经度过了花季幻想的年龄,生命中已经有了些许沉淀和积累,偶尔还会有一些怀旧和思念。是的,偶尔还会有一些怀旧和思念。不知在哪里看见过一条标注,说是“油腻”男人的标志之一,就是身上总带有一串钥匙。其实,这串钥匙与其说是中年“油腻”的标

志,不如说是我们“油腻”男人对工作、对家庭的一份责任。在家,上有老下有小,每天进进出出,是菜场里常见的“买汰叔”,自觉分担着琐碎的家务;在单位,是骨干中坚力量,生存的各种压力挑在肩上,除了出差,每天在客户、文件、合同之间周旋,任何一个环节,都少不了会需要一把钥匙。中年“油腻”男人身上的每一把钥匙,都代表自己承担着的一份不可疏忽的社会责任。

既然跨入了中年“油腻”的行列,在我身上确实也携带一串钥匙。那串钥匙很普通,但是每一把钥匙都是一份责任,都连接有温暖的故事。其中有一把很特别的

小钥匙,虽然很久没使用,但是却一直不敢丢弃它。那是一把很老式的钥匙,钥匙的柄,还是胶木塑料的那种。那是我居住的第一套房子楼道下报刊箱的钥匙。我每年总会订几份时政类和晚报类报纸,每天下班回来都会在楼道下顺手打开报刊箱取了报纸,然后在晚饭后坐在沙发上惬意地享受阅读的时光。除了我自己习惯于每天阅读,更重要的是随着儿子的渐渐长大,也耳濡目染地喜欢上了阅读报刊杂志,并缠着我给订了几份儿童读物。那些被儿子翻过的旧杂志,儿子一直舍不得扔掉,到现在还堆叠在楼下的车棚里。

我是在儿子读初中的时候换房子的,就是所谓的学区房,让儿子上学近一点,从家里到学校只要走5分钟的路程。这年年底,我把老房子卖给了一户据说是做水产生意的商户,做房产交接时,从楼道门钥匙到各种内门钥匙等,零零总总大概移交有几十把之多。等我叫来卡车把一些衣服和锅碗瓢盆等不能移交的私人生活用品拉到新房子后,才猛然发现,报刊箱的钥匙还挂在我的钥匙串上。每天都要去光顾的报刊箱,怎么会忘记移交钥匙了呢?既然已经把房子卖出去了,这钥匙的主人,自然也是要变更的了,否则新主人拿不了报刊箱中的信件啊。

第二个双休日,我横穿了半个定海城,去敲那扇我整整进出了十年的门。新主人不在,可能出去打理生意去了。没法,我只好把钥匙搁在新主人门口的台阶上。我转身刚要回来时一想:谁会注意到一把掉在门口的小钥匙啊?闹不好第二天早上就让物业搞卫生的阿姨扫掉了该咋办?于是又拾起来,还是面交的比较妥当。此后抽时间又去找过几次,可能那户人家做水产生意忙,一直没有碰到他们。

我想,必须再找个时间,把它交付给现在的新主人。虽然一把小钥匙而已,但这是一个“油腻”男人该履行的一份责任吧。

■新片评介

《斗犬》: 辛酸的幽默

○钱科峰

由李耀东导演根据浙江作家卢江良2003年创作的短篇小说《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改编的电影《斗犬》,最近上线播映。影片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卢江良式的农村题材——幽默中带着沉重,讥讽中带着辛酸,一条狗引发的农村政治生态是如此斑斓。

大黑是一条用于赌博的斗犬,不仅好斗,还咬鸡逐人劣迹斑斑,颇令村民憎恨。豢养大黑的是在村里一手遮天20年的村长。这狗于某一日被人打瘸了腿,村长就怀疑是村民乐天下手的。乐天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走上了寻找证人的坎坷之路。这其中,经历了连累好友、产业被封、亲友埋怨、证人退缩、沉冤难雪等遭遇,最后在证人麦子坚持正义、道出真相的情况下,才洗清了冤屈。

这故事与《我不是潘金莲》颇多相似之处。在乐天的人生中,天大的事情就是申冤。从一开始的为父申冤,到后来的为己申冤,即便看上去有些徒劳又没有多大意义,即便让人觉得有些诉求显得很神经质。但最终乐天从固执坚持到胜利的结局告诉我们,权力并非不可抗争,小人物的操守也值得坚持。

在农村,扰民的恶狗被人敲断狗腿,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打狗也得看主人,如果是村长的狗,那后果就很严重。打了村长的狗,好比打了村长的脸,意味着有人向村长的权威发起挑战。村长自然很在意这事,这面子不找回来权威何在?在治保主任土根的栽赃下,乐天成了“替死鬼”。为什么

是乐天而不是别人?因为在村长的威慑之下,其他村民都有做顺服的潜质,只有乐天不畏权势敢将虎须。

斗犬,不仅仅是表达大黑的斗犬身份,更传递出一种与犬斗与人斗的执拗与勇气。斗犬,其实是斗那个犬背后的人,斗那个人背后的权。权力让人屈打成招,权力让人喘不过气,权力让事实黑白颠倒,权力让人的精神无奈下跪。在影片里,村长的恶始终有一股强大的气场,这种气场是通过村民的屈服来衬托的。当乐天孤军作战式地陷入绝境,当乐天不得不放弃自辩向村长屈服时,村级政治生态“一人天下”的景象也就浮现了。多年以来人们对村官成村霸的诟病,在这里以一个“狗事件”的形式纤毫毕现。

在影片里,大黑是一个重要的“媒介”,麦子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剧情反转与乐天胜出,最终以麦子这个证人的良心觉醒得以实现。尽管麦子的戏份不多,却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直言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质朴率真得像一股清流。

卢江良的小说一直以关注农村基层生态为特色,曾被著名评论家张柠赞为“当代农村的发现者”。在他的笔下,村长与村支书就是“大官”,这些来自田间地头的“官民”之间的纠葛,演绎了一幅别样而现实的农村政治生态。斗犬,实是一场斗争,最终正义斗败了权势之恶与附炎之恶。这是一种从不妥协的胜利,是一种小人物追寻正义的胜利。



残荷之美

郭建生 摄

■难忘记忆

祖母的绝活

○缪宇光

我的祖母是一个耕耘在江南田地里的农妇,祖父去世的早,她一直守寡。她人长得高大,而且非常勤劳,农田活,猪、兔啊什么的家禽她都得伺候。而她的一日三餐却非常简单,有时开水泡饭加腌茄子就是一顿了。

爸爸在城里工作忙,有时带着我们姐弟仨去看望祖母,祖母总是很开心。爸爸知道祖母喜欢吃甜点,就买了很多饼干之类的食品给祖母带去。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生活水平不高,有这些甜点,祖母已经很满足了。

有一年,我到乡下祖母那里度假。记得一个

下午,祖母忙完了农活,便和我一起搬了凳子屋檐下纳凉。祖母是半个聋子,一般听不到别人说话,她总是对我这个小孙子笑咪咪的,和蔼极了。我坐在祖母边上不出声,因为她听不见。祖母静静地坐着,不知什么时候她拿出了一根细线。她的腿上停着苍蝇,只见她两手扯着线的两端,从苍蝇的下方,贴着皮肤慢慢地往上拉绳子。也许祖母太静心了,苍蝇竟然没感觉到下方的线绳正慢慢地滚上来,等到苍蝇感觉到的时候,祖母的线绳已经抵达苍蝇的地方,捆住了苍蝇的脚,这只苍蝇就这样被祖母抓住

了。我在边上看得惊奇,祖母却和蔼地笑着看着我,好像在说:“孩子,怎么样,我用线抓到了苍蝇!”一个下午,祖母用这种方法,竟抓住了不少的苍蝇。

一直到现在,我还没从其他人那里听说过这样抓苍蝇的方法。现在想来,或许祖母实在是太静心了!她生活在寂静的农村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的三餐,没有电视,仅有的公社广播因为她耳聋也听不见。也许纯粹宁静的乡村生活,养成了她心无旁骛地做事吧。

祖母活了84岁,如果那时生活好点,也许她寿命会更长。

■信息传递

“不忘初心， 春来枫桥”

全国公安文联主题诗歌采风创作活动在诸暨举行

○艾璞、王雨

“文化工作要聚焦基层、服务中心工作”,这是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王亚茹日前在浙江诸暨举行的“不忘初心,春来枫桥”全国主题诗歌研讨会上提出的。

不忘初心,侠骨柔情。4月25日至2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相聚美丽的西施故里,开展了“枫桥经验”诗歌创作采风研讨活动。这次活动是由公安部宣传局、全国公安文联主办,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浙江省公安文联、绍兴市公安局协办,诸暨市公安局承办。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也是习近平同志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诸暨始终坚持传承、创新“枫桥经验”,不断丰富着“枫桥经验”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新景象。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枫桥镇枫源村“三上三下”民主自治模式、镇南警务站、红枫义警工作站、杜黄新村新农村建设等,并近距离和先进典型、年轻基层民警、热心群众面对面交流。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神,深入挖掘,用诗歌来展现新时代“枫桥经验”。

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王亚茹、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助理木汀、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荣荣等参加了这次采风活动。本次活动创作的诗歌,将汇编成诗集正式出版。

■情景交融

兰花草

○姚崎锋

山中觅兰。山不远,就在老家与邻镇交接的隧道口。山脚一湖静水,远眺是镇上海边欣欣向荣之势。站在山道上,飞鸟轻掠,几声空灵,顿时心旷神怡。山不在高,有兰则名。前几年听说此山中有兰花踪迹,也便记下了,一年一采,不滥采,几盆,也送好友,谓君子之交。

山中杂树丛生,穿荆走棘,环首四望,层层落叶间,幽静角落里,偶有长叶一丛,心兀欣然,跪地细瞧,轻抚落叶,一两茎花隐现其间,幽幽清香沁心。

越过了大半片山林,有些累了,静坐片刻,阳光从头顶的枝叶间撒下细碎的影子,摇摇晃晃,一地的光阴,够你沉思了。想起去年的人与事,那些画面多么熟悉,与你一同采兰,轻轻掸去身上的粘草,欢声笑语随风一般游走。今独行。

让人心怡的兰草自然不多,有幸得一大株,相比之下,茎叶粗宽,花苞肥硕,且有五朵,花色略呈清黄,自然窃喜。仿佛是缘分,我已经往回走,眼

光尚在四处飘,如一道光,现了即逝,就在那个乱石堆后,我下意识地迈开脚步往上走,它便安然地在那等着我。

管它是什么兰,在我心中,它便是空谷幽兰。孤寂独处,根植于腐泥,吸取天地精华,自有非凡的气质。

如今,它在我的家中,依然盛放出最清纯的姿态。如我的常识没有错的话,花期已经比山中长了许多。我模拟着山中的环境,在它的四周植了一圈浅绿的苔藓。它舒展着修长的叶脉,低着漂亮的脑袋,微卷着黄绿透亮的萼片,萼片中粉嫩的花蕊里仿佛会悄然地落下一个小精灵。每天,我总会停在她身边,抚看片刻,彼此似乎有了无声的交流。说了些什么呢?许是过去的人与事吧。抑或如何学它做人?

古往今来,写兰画兰的诗文美图何其多,我再怎样赞美也只是庸言。再又想起历历往事,且寄情于了亮禅师的一首诗中吧,“一片空山石,数茎幽谷草。写寄风尘人,莫忘林泉好。”

■笔随心动

话说沈园

○林椿

在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318号,有一个小小的私家园林——沈园。园子不大,但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倒也齐备,加上花木葱郁、闹中取静,徜徉其中,倒也不失清幽雅静。沈园的名,与一个绍兴名人有极大的关联。

话说在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春游时来到沈园,此时,这位一生力主抗金、收复中原的斗士已垂垂老矣,他想借这煦煦的春风,满园的绿色来抚慰心胸,寻找片刻的安宁。信步走去,杨柳拂面,桃花吐艳。突然,一个非常熟悉的少妇身影映入眼帘,只见她身姿婀娜、莲步轻摇地走在前面,陆游放开脚步追去,却始终追不上。忽然,那女子飘了起来,回眸一笑,慢慢融入了小桥下的溪水之中。陆游刚要惊叫出口,城头一记钟声传来,惊醒了他,他的唐婉、他的唐婉早就去世了……诗人的眼中储满了泪水。

陆游的第一次婚姻,是要唐婉为妻,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伉俪相得。但陆游的母亲却不容唐婉,尽管唐婉做了很多努力,均告失败。最终陆母逼迫陆游休妻,后唐婉改嫁,并在一次春游中与陆游相逢于沈园。唐婉还遣人送酒肴于陆游,陆游思绪万千,即于园壁上写下了著名的《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

■梦想成真

他有一双梦的翅膀

○王珍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年轻时,他常常如此叹息。他抱怨自己的命不好,生长于清冷寂寞的小山村。他梦想的翅膀却常常飞向山外,非常渴望能在城里,哪怕是在县城,栖息一下。但是,命运并没有给他什么机遇。因为在他的那个年代,没有高考,没有机会外出打工,唯一的可能就是参军去。

至少有两回,体检、政审合格,他被批准入伍。但最终未能成行。因为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三个未成年弟弟,父亲在外工作,母亲体弱长年卧床。若是在那会儿拔掉他这根顶梁柱,这个家也许会塌下来。

在些许彷徨和怨天尤人的叹息之后,他认命了,他

的认命方式是要活出不一样的山里人样式。在尝试着种过五针松等不少珍稀花木后,他把自己的梦想,羽化成茶的姿态,根植于大山之巅。

不知道是不是在冥冥中受了茶圣陆羽的点化,反正他精心种植、炒制的奉化曲毫、滴水雀顶生态白茶、富硒茶等高山绿茶,蝉联八届中国名优绿茶评比金奖。

而且他的获奖感言全都是陆羽《茶经》“一之源”“三之造”“八之出”的更新版:首先,好茶出在好山好水间。他的500多亩茶叶基地坐落在海拔600米的安岩云雾山上,四周竹林茂密,云雾缭绕,土地肥沃,且村庄四周没有任何工厂。其次,科技种茶,绿色栽培。除

草,施茶饼、鸡羊粪等有机肥,引进优良新品种和种植新技术,是他生命中每天都在做的事。再次,采摘、炒制耐悠悠来。只采初春鲜叶的一叶一心。早上有露水时不采,中午和下雨天不采。青叶要摊放足够的时间,一定要经高温杀青。每个细节决定着茶的滋味、汤色和香气。

因为他选送的茶样多次在全国数百只参赛样茶中脱颖而出,他的茶园被批准为绿色无公害基地,他生产的茶叶被评为绿色无公害食品。这位执著地在高山之巅种出了好茶的人声名鹊起,成为名副其实的茶王。他就是宁波奉化尚田镇安岩茶场的黄善强。

每到了清明前后,就是

茶农的季节。让茶山热闹起来的不是游人、媒体、艺人,而是一群采茶人和制茶人。除此,没有闲杂人员和围观人群,没有节庆活动的喧嚣,没有车来人往的热闹,没有吆喝,没有任何仪式感,有的只是茶事中一个最忙碌的季节。

茶园蓬蓬勃勃地绽放新芽,漫山遍野弥漫着茶香。爱茶人闻香而至,带着等待了一年之渴。他们中有茶专家,也有茶客。而一年之中更漫长的日子却依然是沉寂而艰苦的。

一样是清冷寂寥的大山,一样的山高、水幽,人烟稀少,这正是茶喜欢的环境,也成了黄善强坚守山村的理由。甚至因为要建水库村子将迁走,当四邻的墙

头上写上了红色的“拆”字,他却要求留下来,因为他舍不得这片精心培育的茶园呵。

人生如茶,当一杯明前茶在手时,一年的春季就结束了;黄善强的青春也在一年一季的茶园里逝去。人会老去,但梦想却永远年轻,因为他依然是心比天高——一生一世做最好的茶!只是从此他不会再怨山有多么高、路有多么漫长,因为当地政府出资为他的茶山修筑了一条盘山公路;他也不会再叹息命比纸薄了,因为他给自己的梦想安上了茶这双绿色的翅膀。

挥着翅膀的茶农黄善强,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梦想的起点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翅膀的强度!

斯人已逝,英雄垂暮。面对旧园旧景,诗人吟道:“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法然。”惜也,痛也,然而一切都已过去了,犹如梦境一般。